

只要巴黎仍在，世间欢乐长存。
Tant que Paris ne périra, Gaieté du monde existera.

巴黎咖啡馆史话

Histoire insolite des cafés parisiens

[法] 热拉尔·勒塔耶尔 著 刘宇婷 译



GÉRARD LETAILLEUR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巴黎咖啡馆史话

Histoire insolite des cafés parisiens

[法] 热拉尔·勒塔耶尔 著 刘宇婷 译

GÉRARD LETAILLER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黎咖啡馆史话 / (法) 热拉尔·勒塔耶尔 (Gérard Letailleur) 著; 刘宇婷译. —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621-8932-9

I. ①巴… II. ①热… ②刘… III. ①咖啡馆—历史—巴黎 IV. ①F719.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98912号

Gérard Letailleur HISTOIRE INSOLITE DES CAFÉS PARISIENS

© Perrin, 2011

The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via the Dakai Agency

巴黎咖啡馆史话

BALI KAFEIGUAN SHIHUA

[法] 热拉尔·勒塔耶尔 (Gérard Letailleur) 著 刘宇婷 译

出品人: 米加德

总策划: 卢旭 彦吴桐

责任编辑: 何雨婷 姚丽晴

照片提供: 索莱耶 王欣

装帧设计: 谷亚楠 朱海英

出版发行: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2号 邮编: 400715

<http://www.xscbs.com>

市场营销部电话: 023-68868624

印刷: 重庆市正前方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mm×1240mm 1/32

印张: 14.875

字数: 245千字

版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1月第1次

书名原文: Histoire insolite des cafés parisien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2017年第060号

书号: ISBN 978-7-5621-8932-9

定 价: 78.00元

谨献给我的儿子

感性的游子，纪尧姆

这是一本和巴黎咖啡馆有关的书

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一个浮光掠影的世界

那里拥挤、嘈杂、多变，又充满差异

这里不仅有大名鼎鼎的人物

还有天马行空的文人骚客

没有光环的诗人

默默无闻的演员

境况悲催的画家和风尘女子

我们能在此遇见那些所谓的社会改革者和野心家

他们之间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在某一天踏进了同一家咖啡馆

——热拉尔·勒塔耶尔



推荐序 <i>Preface</i>	001
开篇 <i>Introduction</i>	003
第一章 <i>Chapter 1</i>	015
当咖啡馆还只是小酒馆的时候 <i>Avant nous n'avons eu que les cafés, les estaminets et cabarets</i>	
第二章 <i>Chapter 2</i>	049
路易十四发现咖啡 <i>Le Louis XIV découvre le café</i>	
第三章 <i>Chapter 3</i>	061
从摄政时期到大革命：处于政治中心的咖啡馆 <i>De la Régence à la Révolution : les cafés au coeur de la politique</i>	
第四章 <i>Chapter 4</i>	129
从拿破仑一世到拿破仑二世：咖啡馆的政治与表演 <i>De un Napoléon à l'autre : les cafés de la politique au spectacle</i>	

第五章 Chapter 5	233
蒙马特高地与巴黎的酒馆	
<i>Montmartre ou le cabaret de Paris</i>	
第六章 Chapter 6	271
黄金年代：从“欢乐巴黎”到“枪口下的花”	
<i>Un écor de la « Cité parisienne » à la « fleur au fusil »</i>	
第七章 Chapter 7	335
从蒙帕纳斯开始，改造世界	
<i>Montparnasse ou relatif le monde</i>	
第八章 Chapter 8	363
虚张声势	
<i>On s'habille sur le moi</i>	
第九章 Chapter 9	381
圣日耳曼德佩横空出世	
<i>L'excelsion de Saint-Germain-des-Près</i>	
第十章 Chapter 10	409
从巴黎到天堂	
<i>De Paris au Paradis</i>	
注释 Notes	443
参考文献 Bibliography	463

推荐序

当我们开始阅读这段有趣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法国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政治、社会，还是艺术生活，究其发展原因，大部分都得益于法国人对咖啡馆的极大热情！这样说是否无稽之谈？读者自有判断……

从路易十二时期的天使酒馆，到第四、第五共和国时期的花神咖啡馆；从圣尼古拉酒馆到双叟咖啡馆；从三新月客栈到源泉咖啡馆，途经伏尔泰咖啡馆、普罗科普咖啡馆（简直成了喜剧演员的向往之地），这一路漫步下来，穿越时空，人们曾多少次相聚又分离（其中甚至包括拉瓦亚克和卡图什的会面！），智慧、风景、趣事，甚至是争论都在这里争相上演。这一路所见，让我们可以尽情审视巴黎的精神风貌。

大学生、艺术家、作家、政客、记者和社会新闻编辑，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不断通过思想和论战树立起他们的观点，再将其打破。这些人可以在书中的每个章节勾起我们的回忆——这就是巴黎之所

以被誉为“欧洲的咖啡馆”的最好例证！

不管叫它们酒馆、酒店、咖啡馆、啤酒屋，还是小酒馆，这些地方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数不清的轶事。这不禁令人感叹，巴黎竟有那么多丰富的过往和独特的魅力！

作为一部参考著作，这部“史话”，除了它的有趣之外，还证实了在21世纪——这个现实经常被虚拟替代的时代——我们再也无法在咖啡馆这样的文化场所如此长时间停留。当我们剥掉墙皮，依然能看到那些古老的石块，以及让它们生机勃勃的那种精神。

诺查丹玛斯^①曾做过一个美好的预言，就像这本书展示给我们的：

只要巴黎仍在，世间欢乐长存。

尽管这位预言家并未明示，但正是在这些咖啡馆里，巴黎的欢乐才能够永远地得到庇护。

让·皮亚 (Jean Piat)

法国莫里哀戏剧最佳喜剧演员奖得主

① 诺查丹玛斯：(1503—1566) 法国籍犹太预言家。——译者注

开篇



小酒馆如何成为人民议会厅。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人间喜剧·农民》第十二章

想要了解巴黎有很多途径。岁月在这里聚积了太多古老的砖石和丰富的文化，即使政权更迭，几经拆毁，游客们对这座首都的热情依旧不减。巴黎的部分建筑见证了历史上那些重要事件，有些建筑正是它们发生的舞台。那时的人们可以透过窗扇看到皇帝或亲王的车队从窗前经过，看到闹事的人群、蒙面的革命者，伴随着无以名状的吵闹声，回荡在流动的混乱之中。

作家和艺术家们争先恐后地用悲伤感怀或清新幽默的文章，又或者用令人沉浸在冥想中的诗句，来歌颂这座古老的城市，描绘出这座城市中忙碌的、躁动的、无忧无虑的人们。他们随时准备好对抗一切命运的不公。还有什么样的情感与灵感比这更加自然流露

呢？不幸的是，谁也无法阻挡命运的车轮前行，这一切都是那样的短暂，易逝，昙花一现。记忆之门已经关闭，我们像被遗弃的孩子一样留在原地，一边不安地等待，一边找寻记忆消逝的幻影。

如果人们无法意识到咖啡馆的重要性，如何能够读懂巴黎那些动荡的岁月，以及那些欣喜的时刻？当我有了这个想法，一个有趣而新颖的办法出现了。我可以再现那些消失的年代，我可以讲述“闲谈商店”的历史。人们过去给巴黎的咖啡馆冠名为“闲谈商店”，大家喜欢在这里见面，聊天，彼此欣赏和争吵。人们有时候会在这里找到一片自娱自乐的天地，又或者仅仅是在这里简单地存在过。

咖啡馆框住了最活跃的对话、最激烈的争论和最喧闹的场景。它扮演着一个今时今日我们都很难揣测的角色。遥想咖啡馆在全盛时期展现的不同侧面，简直就像在我们眼前展开一幅幅风景优美的画卷，让我们找回一连串已经被遗忘的符号，以及风俗历史中最动人的有趣段子。

酒馆、酒店、餐馆、咖啡馆、啤酒屋，无论叫哪个名字，它们比起正式的社会机构名字也毫不逊色。它们非常对法国人的胃口。在那里，人们可以自由而亲切地交谈着有关生活的一切话题。

我们可能还会记得那段可以追溯到 1830 年的话语：

诸位认为这里应该由谁来掌权？是国王吗？是贵族议会吗？是国民议会吗？真是幼稚！至高无上的权力存在于卖巧克力冰淇淋的城市广场，存在于台球厅，存在于林荫大道的咖啡馆里。

司法案件的最终上诉由谁来审判？是最高法院吗？

是咖啡馆！

文学方面谁是权威？是法兰西文学院，还是《辩论报》？

不，是咖啡馆，还是咖啡馆！¹

很久以前，在恺撒那个时代，在凯尔特高卢的边境上，有一座破烂的城堡。城堡里尽是些茅草屋，它们遍布在部分岛屿上，这些岛屿则是因河流冲积而形成的，其中最大的一座岛很像一艘下锚的船。

征服者阿莱西亚将这座岛命名为吕泰斯，可能是源自凯尔特语中“loutouchezi”这个词，意为“沼泽中的住所”。岛上的部族，巴黎西人（parisii），受塞农人的庇护，在罗马人入侵之前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

这个部族从哪里来？历史学家们也含糊其辞，在各种推测中找不出答案。“巴黎西”这个词从种族的角度来说，与特洛伊王子帕里斯、伊索斯王或伊希斯女神会不会有什么关系？这些疑问始终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然而从1991到1992年对贝尔西（bercy）遗址的考古发现来看，可以肯定的是，至少6000年以前，在最早的一批凯尔特人到来之前，这里就已经有了人类生活的痕迹。那时塞纳河的一条支流流经那里，河水深约8米。人们发现了一个村落遗址，周围用木栏围住，那里有数不清的日常生活用品：用橡树树干凿成的小船，陶花瓶，陶土女性塑像，双耳的罐子，放面包的托盘，平底锅，长柄汤勺，斧子，石磨和用砂岩打磨的磨轮，用鹿角做成的槌子、鱼钩、凿子、雕像……

总之，这些器物上留存着的工艺、食品、工具、信仰的痕迹，见证了那个时代高度活跃的人类生活。

再让我们来看看 4000 年后，奥古斯都大帝的卢特西城。一大片森林密布的高地俯视着色卡纳河，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塞纳河。这些高地被广袤的沼泽地包围，这就是耶稣基督诞生前一个世纪巴黎的模样。罗马史学家李维向我们揭示了早期古巴黎人的点滴生活习俗：“这个民族高贵而骄傲，反复无常又易怒，天生喜欢徒劳的争执。他们的思想和心情一样随性，不太去思索，也缺乏连续性。他们需要热闹、战争和华服。战士把自己的长发染成红棕色，他们的妻子涂脂抹粉，挂着沉甸甸的金链子。这个民族喜欢有条纹的希腊式短披风，颜色鲜艳的羊毛披肩，还有布满圆盘和花卉图案的紫色长袍。”

“而战士最喜欢的，是战斧，猎刀，箭形的头饰，用驼鹿或原牛这些丑陋野兽的角和羽毛装饰的头盔。我们曾经见过战士鄙视其他的服饰，把自己的衣服扔在地上去追击敌人……”²我们还知道这些古巴黎人十分迷信。在村子里，他们供奉着数不胜数的神明，他们认为这些神明会救他们于水火：商业之神墨丘利、战争之神卡缪尔……1711 年，人们还在巴黎圣母院的祭坛处发现了一块长方形的石头，原来这里是提贝里乌斯统治时期一个用来祭祀墨丘利的祭坛遗址。

在罗马人的影响下，这座船夫和渔人的大镇子一点一点变成一座井然有序的小城市。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最初形成的小酒馆里，人们已经能用几个古罗马银币换得几轮高卢啤酒下肚了。

之后，古代世界分崩瓦解，罗马人失去统治地位，高卢人也日渐式微，蛮族入侵，之后最早的一批基督徒到来。然而四个世纪之后的巴黎，仍旧满是用木板或柳条栅栏围成的圆形小房子，没有楼层，也没有烟囱和窗户。圣女日内维夫^①、克洛蒂尔德^②和克洛维斯^③所信奉的新宗教在这里建立起庞大的建筑：万神庙（圣日内维夫教堂），圣文森特大修道院（圣日耳曼德佩教堂）……在城市的北部，原先高卢人称为“火星山”的那座山丘，为了纪念圣徒德尼，被早期的基督徒改名为“殉道者山”，最终定名为蒙马特高地。那时的蒙马特高地就是一座小山丘，覆盖着草场，有溪水流淌，山顶却光秃秃的，感觉像是有一只巨型鼯鼠在平原上竖起了一个巨大的土石块。

《金色传奇》³中讲述了圣徒德尼在雅典得到圣徒保罗的教化，皈依基督教，在1世纪末期，圣徒德尼被当时的罗马教廷派来向巴黎西人传播福音。后来的故事我们已经有所了解：他和他的同伴埃勒戴尔、鲁斯迪克被罗马行政官下令逮捕，关进监狱。之后，在十月里一个寒冷有雾的早晨，他被带到蒙马特山上殉道。他殉道的地方曾经矗立着墨丘利神殿，后来神殿拆毁，石柱被拿去装饰圣皮埃尔教堂。“殉道者街”就是为了纪念这悲剧性的一天而命名的：圣徒德尼和他的两个信徒在山丘的高处，也就是在今天的安托瓦内特街那里，被利剑斩首。

① 日内维夫：Saint Genevière，法国天主教圣女，巴黎的守护神。——译者注

② 克洛蒂尔德：474—545，克洛维斯的妻子。——译者注

③ 克洛维斯：466—511，萨利昂法兰克国王。——译者注

在人群错愕的目光下，一位主教恭敬地用双手捧着圣徒德尼胡须花白的头颅，拿到目的泉那里去冲洗。然后，他带着头颅向北走了大约 6000 步。虔诚的信徒卡蒂拉在此等候，并埋葬了圣德尼，此后信徒们又在那里建起了大教堂。殉道者鲜血的红色，代表这座城市商船的蓝色，以及代表亨利四世王室羽饰的白色，久而久之，便成了法兰西国旗上的三种颜色：红蓝白。

权力一时间落入了墨洛温王朝手中，而宗教的权力被主教牢牢掌控，主教利用王室对宗教裁判所的畏惧，操控着法兰克王国的政权，并将巴黎置于天主教这一新兴教会的管辖之下。耶稣基督的字母纹饰取代了墓室石头上雕刻的牡羊头或纵酒狂欢的场景。教会象征性地把基督的纹饰放在字母“α”和“Ω”之间，形成代表某种神秘力量的纹饰，这种神力可以超越时空。这时的人口也发生了变化。高卢-罗马人迎来了一大批效忠墨洛温王朝王室的近臣，这些法兰克军队的老将们挥舞着标枪和战斧而来，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手工艺人：军械师、织布工、绣花工、金银匠……吕泰斯在这时改名换姓：她变为了巴黎。

公元 451 年，圣女日内维夫保护巴黎，使其免于匈奴的暴虐统治。885 到 886 年，这座城市在抵抗了 13 个月之后，被诺曼人攻陷。此时，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巴黎向塞纳河的两岸扩张。公元 987 年，于格·卡佩将他的王朝首都设立于此。巴黎的版图继续扩大，并逐渐建起自己的城墙。1170 年，路易七世下令，将从科尔贝到芒特的河运权交由强大的水务商人行会垄断。内河航运贸易给这座首都带来了财富。因此巴黎市的徽章上有船的图案和拉丁文的

铭文“Fluctuat nec mergitur”（漂浮永不沉没），时至今日仍在提醒着我们那段历史。如果说塞纳河的右岸聚集着商业活动，那么左岸就代表着知识和精神生活的繁荣。1237年，欧洲最古老大学之一的索邦大学将校址设立在了圣日内维夫山上。

哥特艺术在建筑中被发扬光大，在西岱岛的中心，我们可以看到巴黎圣母院和它周围那些无与伦比的教堂：由圣路易主持建造的圣礼拜堂，圣雅各屠宰场教堂，圣热尔韦教堂，圣赛夫韩教堂……在14世纪，国王查理五世在右岸设起一道开有6座大门的城墙，并且扩大了他的行宫——卢浮宫——周围的要塞。到了15世纪，旧宫殿已是荡然无存，直到一个世纪之后，在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命令下才得以重建。查理五世时代，巴黎住有7万居民，到了弗朗索瓦一世时达到了30万。到18世纪初，巴黎拥有了60万居民，已然成为欧洲最大的城市。巴黎像古时的罗马一样，有着丰富而活跃的艺术和文化生活。贵族和小资产阶级气息融入了圣日耳曼和圣奥诺雷这样的新兴城区。著名的建筑师大胆地施展才华，以满足国王美化和点缀这座城市的愿望。

巴黎人代表了法国的形象，她就像一个大熔炉，无论是来自亚洲高原、希腊岛屿、拉丁沼地、斯堪的纳维亚峡湾，还是日耳曼森林的文化都在这里交融。这个民族所生活的地理位置很好地给出了解释：法国位于欧洲半岛的边缘，既是地中海地区的十字路口，也是古代世界文明和大西洋文明的摇篮。这里犹如欧洲的后花园，气候宜人，土壤肥沃。巴黎经常被其他民族觊觎，也曾经多次遭受入侵。巴黎人拥有这些多样性的结果就是他们经常会对立起来，接着很快

就会由服从等级和权威，变成无组织无纪律的无政府主义。他们热衷于批判政府，但又是这片土地的奴仆。他们热爱自由，不拘一格，也喜欢享受特权和破格的优待。他们相信自己的命运，每当遭遇民族危难之时，他们总能够为民族的复兴找到必要的原动力。于勒·雅南曾写道：“巴黎属于每个人，也属于所有人：很少有人生在这里，所有人都只是经过，没有一个人留下。”⁴

我们的祖先不遗余力地提高自身的防御能力。巴黎的每一个入口都设有哨塔、堡垒和城墙。每个哨塔下面都有战壕。每个战壕里都有全副武装的士兵。在城墙内，数不清的街道相互交织，汇集，混杂在一起，巡视极为不便。在城市上方，整齐的人字山墙，尖尖的屋顶，尖顶，楼顶的风标，阁楼和顶塔，这些建筑的顶部覆盖着破烂的石板瓦，上面长着一层金黄色的湿漉漉的苔藓，略带发黑。在城市中，破烂的房子，难看的木板桥和歪七扭八的房梁将塞纳河完全遮挡住了。危险还不仅来自于外部，很多奇闻怪事都证实了这一点。

“美男子”腓力一世下令编纂了登记簿，现存于巴黎兵工厂图书馆，这是关于当时社会风土人情的珍贵史料。幸好有这本巴黎最古老的“大黄页”，让我们了解到一些严重犯罪事件，有些简直超乎我们的想象。从1387年发生的一次事件中，我们就可以略知一二。⁵在西岱岛的矮人街上有位理发师，他的店铺对面是一家闻名的糕点店，专卖好吃的馅儿饼。有一天，理发师的店门口聚集了一大群人。一只丹麦犬在他的门口狂吠，而狗的主人，一名德国的大学生，两天前就失踪了。警察展开了调查，结果发现了一个血腥的

事实：这位理发师用剃刀将客人割喉杀死，然后通过一个公共的暗道，把尸体运到他的邻居那里，将尸体剁碎，做成肉酱馅儿饼！

白天，有人在沙滩广场斗殴，有人在蒙福孔高地被处以绞刑，人们听到丧钟的次数已经快要赶上祈祷的钟声。阴暗的屋子、不透风的过道、死胡同、交叉路口、迷宫一样的小巷、十字路口、大广场……到处都回荡着这钟声。离我们现在的彼特肖蒙不远处，就是过去曾竖着一个巨大绞刑架的蒙福孔高地。罪犯们就在这里被吊死，有时在行刑之后尸体仍挂在那儿。这里还有一个小典故，大多数语言学家追溯法语“绞刑架”（gibet）这个词，发现其来源于阿拉伯语“djebel”，意思是山，说明了行刑地点通常会选在一个高处。

旧时，已经判刑的犯人要光着头，缚着双手，从夏特莱监狱徒步行走 3.5 千米的路。到了绞刑架那里，如果绳子断掉了，或是在最后时刻，有一个女人愿意嫁他为妻，他仍旧有机会获释。有故事⁶说一个被判了刑的无赖被一个长相丑陋，但是想要嫁他的女人吓坏了，他转向行刑人大喊：“兄弟，赶快吊死我吧！求你了！”

夜晚，一些人不顾宵禁跑出去，沉湎于一些奇怪的仪式。他们跑到被吊死的尸体下去采一种植物，据说这种名叫曼德拉草的植物可以通过受刑人和土地之间的某种连接而获得神力。相信这种神力的人组成一个神秘的社团，想方设法地将这种暗黑的植物为己所用。

为了参加疯狂怪诞的集会，这些人不仅要躲过骑警队，还要躲避那些从塞纳河游进巴黎的狼。这些食肉动物到处觅食，专找受刑人的尸首，或是死于饥饿和黑死病的尸体。我们在查理七世的日记中可以读到：“这些狼就像国王一样在巴黎大吃大喝，啃食男人、